

The
SECRET
CIRCLE

秘社
1

Smith, L.J.
[美] L.J. 史密斯◎著
王唯怡◎译



重庆大学
出版社

秘
社
1

*The Secret Circle:
the Initiation and the
Captive Part I*

(美) L.J. 史密斯 (Smith, L.J.) 著

王唯怡 译

重庆大学 出版社

The Secret Circle:the Initiation and the Captive Part I
Copyright©1992 by Lisa Smith and Daniel Weiss Associates,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社. 1 / (美) 史密斯(Smith, L.J.) 著; 王唯怡
译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3.11

书名原文: The Secret Circle:the Initiation and
the Captive Part I

ISBN 978-7-5624-7541-5

I. ①秘… II. ①史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
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6454号

秘社 1

(美) 史密斯(Smith, L.J.) 著 王唯怡 译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李佳熙 版式设计: 龙珊珊

责任校对: 谢 芳 责任印制: 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*

开本: 890 × 1240 1/32 印张: 10 字数: 242千

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7541-5 定价: 36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那天夜里，凯西做了一个梦，或许那根本就不是梦。她梦见她的妈妈和外婆走进房间，脚步轻盈得像是从地板上滑过，没有一点声响。在梦里，她能感觉到她们的存在，却无法动弹。她们把她从椅子上抬起来，脱掉外衣放到床上，然后站在床边望着她。妈妈的眼神很陌生，让人觉得深不可测。

“小凯西，”外婆叹了口气，说道，“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，可惜的是——”

“嘘！”妈妈急忙说，“她会被吵醒的。”

外婆又叹了口气：“你觉得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吗？”

“没错，”妈妈回答道，语气空洞而无奈，“我明白，命运是无法逃避的，我本来也不该逃避。”

当梦境逐渐模糊，凯西意识到：我也正是这么想的，命运是无法逃避的。隐约中，她看见外婆和妈妈朝门口走去，她能听见她们在窃窃私语，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她耳边响起一个嘶哑的声音：“牺牲——”

凯西不确定说这话的是谁，但这个声音在她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荡，直到在她被黑暗吞没之时，她还能听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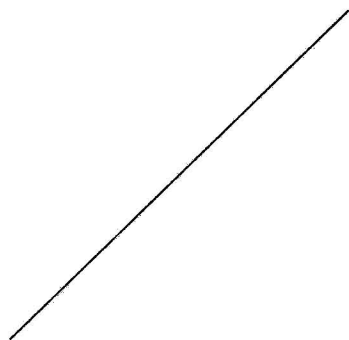
“牺牲——牺牲——牺牲——”

目 录

入 社 / 001

俘 虏 (1) / 211

入社





凯西在“旅游指南”上了解过，科德角的天气不该这么炎热潮湿。这里的一切应该都是完美无瑕的，就像传说中亚瑟王宫殿的所在地一样。

不过，对于这里的三叶毒藤、虱蝇、蚜虫和有毒的贝壳，还有表面平静的暗流，《指南》上只是一笔带过。

《指南》还警告人们不要到那些狭长的半岛上徒步旅行，因为一旦涨潮，就会被困在岛上。不过此时此刻，凯西倒宁愿自己被困在大西洋某座遥远的小岛上，为此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只要能让波西娅·班布里奇待到大西洋的另一边去。

凯西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悲惨过。

“而我另外一个哥哥，就是加入麻省理工辩论小组的那个，两年前参加了在苏格兰举行的世界辩论锦标赛的那个……”波西娅正说着，凯西不知不觉又变得目光呆滞、神志恍惚起来。波西娅的两个哥哥都考进了麻省理工大学，而且都很有出息。他们不仅聪明过人，在体育方面也很出色。虽然和凯西一样，波西娅今年不过刚要上中三，但她和她的哥哥们一样，才华出众。既然波西娅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她自己，那她肯定会把这最后一个月

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谈论她自己上。

“……然后，当我去年在全国公开辩论联赛的即兴演讲环节获得第五名之后，我男朋友就说，‘嗯，你肯定会进入全美……’”

再等一个星期，凯西告诉自己，只要再等一个星期就可以回家了。这个念头让她心里对家的渴望变得那么迫切，连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家，在那里有她的朋友，在那里她不会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，不会觉得自己没出息、了无生趣，也不会仅仅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帘蛤而觉得自己很愚蠢。在家里，这里的一切都会让她觉得可笑，包括波西娅的这段“精彩的”东海岸之行。

“……所以，我爸爸就说，‘为什么我不干脆把那个给你买下来算了？’但是我说，‘不用，嗯，或许……’”

凯西呆呆地望着大海。

并不是因为科德角的风景不够优美，这里有雪松木屋顶的小屋，周围有尖尖的白色木桩篱笆，上面开满了玫瑰花，门廊下摆放着藤条摇椅，天竺葵从门廊的梁上垂下来。这里美得简直就像是明信片上的图案。而且，村里绿树成荫，高高的教堂尖顶，老式的校舍，让她觉得仿佛穿越时空，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。

不过，在这里的每一天她都得应付波西娅，每天晚上都得想一些特别幽默风趣的话去奉承她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好像也不必特别费力就能编出这些话来。比起波西娅的所作所为，更让人难受的是她明显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。因为在这里她是个陌生人，不得已待在这片不该来的海滩上，和这里的一切完全格格不入。对于凯西来说，位于加利福尼亚的那座二层小楼简直就是天堂。

再过一个星期，她想，只要再忍受一个星期就好了。

还有妈妈，最近她的脸色那么苍白，人也特别安静……凯西心里有一丝担忧，但她立刻就把这个念头抛开了。她厉声对自己说：“妈妈没事！她不过就是和你一样，在这里过得不开心而已，尽管这里是她的家乡。凯西，她就像你这样，很可能也在盼着回家的日子呢！”

一定是这样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当凯西说想家的时候，妈妈看起来很不高兴的原因。她心里很内疚，觉得不该把凯西带到这里来，也不该把这个地方描述得像天堂一般。不过只要回家了，一切就会好起来的，对她们两个人来说都是。

“凯西！你在听我说话吗？还是你又在做白日梦了？”

“噢，我听着呢！”

“那我刚才说什么了？”

凯西皱了皱眉头，拼命地想：男朋友、辩论小组、大学、全国公开辩论联赛……以前，人们有时候会把她叫作“梦想家”，不过在这儿，她被叫作“梦想家”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多了。

“我刚才说，他们不应该让这种人到沙滩上来，”波西娅说，“尤其是不该带狗来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这里不是蚝港，不过至少这里很干净，你看。”凯西顺着波西娅的目光望过去，只见一个男孩正沿着沙滩散步，她回头迟疑地看着波西娅。

“他在一艘渔船上工作，”波西娅说着皱了皱鼻子，像是闻到了什么难闻的气味，“今天早上我在渔码头见过他，他正在卸货。我觉得他连衣服都没换过，真是邋遢得难以形容，简直让人想吐！”

在凯西看来，那个男孩倒没那么邋遢。他一头暗红色的头发，高高的个子，身后紧跟着一条狗。隔着那么远的距离，凯西都能看见他在微笑。

“我们从来不和那些渔船上的人说话，连正眼都不会瞧一下。”波西娅说。关于这点，凯西也看出来了。沙滩上还有十来个女孩，她们三两成群，有些身边有男孩陪同，大多数没有。那些女孩偶尔会看那个高个子男孩几眼，可当他经过的时候，她们就会把头转过去，盯着别的地方。这并不是那种“扭头看别的地方，然后又回头看，还咯咯傻笑”式的卖弄风情，而是一种很鄙夷的排斥。那个男孩经过凯西身边的时候，她发现他的微笑变得很冷酷。

在凯西和波西娅身边的两个女孩几乎是很鄙夷地把目光挪开了。凯西发现这个男孩微微耸了耸肩，就好像这一切并不在他的意料之外似的。她还是没看出来他哪里招人讨厌了，虽然他的短裤有些破旧，T恤也过时了，不过大多数男孩都是这身打扮。他的狗摇着尾巴紧跟在他身后，没有惊扰任何人，一副友好而警觉的样子。凯西抬头扫了一眼他的脸，好奇地看着他的眼睛。

男孩径直从她们面前走过。“把头低下来。”波西娅小声地说。尽管凯西心里很不情愿——因为她觉得这种做法未免太刻薄、太恶毒，让人讨厌，而且也没必要这样做，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听从了波西娅的话，赶紧低下头。她为自己的行为深感羞愧。

她凝视着从指间滑过的沙粒。明媚的阳光下，一颗颗沙粒清晰可见。隔远了看，沙粒是白色的，但是凑近一看，却是五彩斑斓的：黑色和绿色的云母、浅色的贝壳碎片，还有像小石榴石一般的红色石英碎片。她在心里替那个男孩感叹命运的不公：我很抱歉，这太不公平了，可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不过，这个男孩是不可能听见她的这番心里话的。

一只湿乎乎的鼻子凑到了她手上。

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她倒吸了一口气，不过接着她就咯

咯地笑了起来。那条狗又用鼻子顶了顶她的手，那样子不是在询问，而是在要求。于是，她拍了拍它，挠了挠它鼻子上又短又硬的、光滑的毛。这是一条德国牧羊犬，应该没错，体形硕大、长相英俊。棕色的眼睛清澈而有灵性，嘴巴像是带着笑意。凯西觉得自己脸上一直戴着的那副拘谨而尴尬的面具被打破了，她也朝它大笑起来。

随后，她情不自禁地抬头扫了一眼狗的主人，虽然她的动作非常迅速，但还是和他的目光相遇了。

后来，凯西常常会想起那个时刻。在那一刻，她抬头看着他，而他也低头看着她。他有一双如大海般神秘的灰蓝色眼睛，高高的颧骨，坚毅的双唇。这张脸算不上人们通常认定的那种英俊，却有一股奇特的吸引力，非常迷人。他身上同时还散发出骄傲、独立、幽默而敏感的气质。在低头看她的时候，他的微笑变得不那么冷酷了，灰蓝色的双眸闪烁着一种光芒，好似阳光下的粼粼波光。

通常情况下，凯西和男孩待在一起的时候会有点害羞，尤其是她不认识的男孩。但是眼前这个可怜的渔船工人，她却对他感到抱歉，想要表现得友好一些，而且这种感觉是情不自禁的。所以，当她感到自己眼中也有火花闪烁时，她便故意笑出声来，以回应他的微笑。在那一刻，他们之间仿佛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，一个在这片沙滩上无人能懂的秘密。那条狗也兴奋地使劲儿摇着尾巴，就好像它也知道这个秘密。

“凯西！”波西娅压低嗓子气呼呼地吼道。

凯西感到自己脸红了，她赶紧把目光从这男孩身上挪开，发现波西娅正怒气冲冲地看着她。

那个男孩收起笑容，喊了一声：“拉吉，过来！”

那条狗明显迟疑了一下，摇着尾巴离开凯西，朝它的主人跑

了过去，奔跑的爪子在它的身后扬起一片沙土。凯西心里又响起了这句话：“真不公平。”突然，男孩的声音吓了她一大跳。

他说：“生活真不公平。”

她震惊不已，抬头看着他。

她清楚地看见他的眼神深邃莫测，就像风暴中的大海。一时之间，她简直被吓坏了，就好像自己无意中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。那是一种强大的、让她无法理解的东西，强大而奇异。

随后他就走开了，身后跟着那条活蹦乱跳的狗。他没有回头。

凯西盯着他的背影，无比震惊。刚才那句话她并没有说出口来，对此她非常确定。但是，他是怎么听见的呢？

她的思绪被身旁的一声嘘声给打断了。凯西心里哆嗦了一下，她完全知道波西娅要说什么。她会说，那条狗身上可能长了癣，还长着跳蚤、蠕虫，还有淋巴结核什么的。这会儿，凯西的毛巾上很可能已经爬满了寄生虫。

不过波西娅并没有那样说，她也凝视着那个男孩和狗远去的身影，看着他们走上一个沙丘，然后转身沿着沙滩草地上的一条小路走远了。虽然明显感觉很厌恶，但她阴沉的脸上还带着一种沉思和怀疑的神情，凯西从来没有见过她的这种表情。

“怎么了？波西娅。”

波西娅眯着眼睛，紧闭的双唇慢吞吞吐吐出一句话来：“我觉得，我以前在哪里见过他。”

“这话你已经说过了呀，你在渔船码头见过他。”

波西娅不耐烦地摇了摇头：“不是那次，别说话，让我想想。”

凯西愣了一下，闭上嘴。

波西娅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，过了一会儿，她点了点头，像

是在心里确认了什么事。她的脸上泛起了一片一片的红疹子，但并非是晒伤的那种。

她点着头，喃喃地说了句什么，然后突然站起身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

“波西娅？”

“我得去做一件事，”波西娅说。她看也不看地朝凯西挥了挥手，“你就待在这儿。”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没事！”波西娅飞快地瞥了她一眼，“什么事也没有。别想这些了，一会儿见。”说着她就匆匆离开了，朝着沙丘那边她家的小别墅走去。

凯西曾经想过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只要能让波西娅留自己单独待一会儿，她会高兴得晕过去。但是现在，她发现自己并不享受这一刻。她的脑子里一团乱，就像暴风中波涛汹涌的灰蓝色海水。她感到不安、焦虑，甚至觉得害怕。

最奇怪的莫过于波西娅起身前小声嘀咕的那句话。她的声音非常小，凯西觉得可能是自己听错了。她肯定说的是别的什么词，比如：废物，或者迂腐，又或者是渔夫。

她肯定听错了。看在上帝的分上，你不可能管一个男人叫女巫呀。

她告诉自己：冷静下来。别担心了，高兴一点，你终于能一个人清静一下了。

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她就是轻松不起来。她起身拿起毛巾把自己裹住，然后沿着沙滩上那个男孩离开时的路走去。

二

凯西走到那个男孩转身离去的地方。这是一片沙滩草地，草长得参差不齐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簇。她爬上草地间的沙丘，站在沙丘顶上往四处望了望。周围除了刚松和矮栎之外，什么也没有，不见那个男孩的身影，也不见那条狗，四周一片寂静。

她觉得很热。

好吧，就这样吧。她转身朝海边走去，不理睬心里突然出现的阵阵失望和莫名的空虚。她得到水里泡一泡，凉快一下。波西娅的问题是波西娅的事。至于那个红头发的男孩，嗯，她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了，所以他也不关她的事。

她心里微微一颤，打了个冷战。这种哆嗦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，它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。“我肯定是热过头了，”她断定，“热得甚至感觉冷，我得到水里泡一泡。”

因为这片海滩位于科德角朝着大西洋的一面，所以海水很凉。她走进水里，直到海水没过膝盖，然后沿着海滩一直往前走。

来到一个码头时，她哗哗地就从水里走了出来，爬上了码头。只有三艘小船停靠在这里：两艘靠桨划的小船和一艘机动

船，四周很荒凉，空无一人。

这里正合她意。

为了防止别人像她这样靠近码头，有人用一条很粗的绳子把码头拦了起来。她解开那条有些磨损的绳子走了上去，一直往外走了很远。饱经风雨的木板在她脚下嘎吱作响，两边的海面渐渐开阔起来。当她回望海滩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将那些享受日光浴的人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。一阵微风拂过她的脸庞，吹乱了她的头发，吹得她湿漉漉的腿有些疼。忽然，她觉得自己就像被风吹得飘起来的气球一般轻盈、舒展、自由自在。她无法解释这种感觉。

她想张开双臂去感受微风、触摸大海，但是又不太敢这么做，她还没有自由到那个地步。走到码头尽头的时候，她露出了微笑。

天空和大海都呈现出宝石般深蓝的色彩。不同的是在水天相交的地方，天空的颜色逐渐变浅，燕鸥和银鸥在高空中盘旋。凯西甚至觉得自己可以看见地球的弧线。不过，这也许只是她的想象而已。

“我应该作一首诗。”她想。在她家里的床底下放着一个笔记本，里面全是她随意而作的诗句。她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这本诗集，只在夜晚来临的时候自己读一读。然而此时此刻，她却想不出一字半句来。

不过，就这样待在这里，闻着咸咸的海洋的气息，感觉脚下温暖的木板，听着海浪轻轻拍打木桥墩的声音，也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事。

这种声音很有节奏感，像是这个星球巨大的心跳声，或者呼吸声，让人昏昏欲睡，有种不可思议的亲切感。坐在那里聆听着、凝视着，她觉得自己的呼吸慢了下来。这是她到新英格兰以

来第一次产生归属感。她觉得自己属于这片辽阔的天空，属于这广袤的大地，属于这浩瀚的海洋。虽然她只是这无垠的世界中一个渺小的部分，仍然是一部分。

渐渐地，她脑海中产生了一个想法：或许她并不渺小。她已经融入了大地的节奏。现在，她觉得自己似乎能控制那种节奏，就好像大自然的力量相伴在她左右，听从她的召唤。她能感觉到这颗星球上生命的脉动，也能感觉到自己的脉动，强而有力、充满生气。慢慢地，她心跳的节奏加快了，她感到很紧张，还带着些许期待，似乎——在等待什么。

等待什么呢？

眺望海洋，她觉得有些话从心里冒了出来。那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句子，像是用来教小孩的，还称不上诗句：

“天空和大海，让我远离伤害。”

让人奇怪的是，这些句子不像是她本人写的，更像是很久以前她在哪里读过，或者听过的句子。她的脑海中闪过这样一个场景：她被人拥在怀里，面朝大海，然后被高高举起。她听到了这些句子：

“天空和大海，让我远离伤害。大地和火焰，让……”

不对。

凯西觉得浑身的皮肤火辣辣地疼。她以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方式感受着辽阔的苍穹、坚实的大地，还有那无边无际的海洋，一浪接着一浪，直达地平线流向远方，似乎它们都在等待着、观察着、倾听着。

突然，一个荒谬但坚定的想法紧紧抓住了她的心：只要她还没有念完那首诗的最后一句，她就还是安全的。别说完，她心想，别再念了。一切还会照旧，她会回家，平静地度过她安宁、平凡的一生。只要她不再说那些话，她就会平安无事。

但那首诗就像一首冰封许久的音乐，在她脑海中丁当作响，不停回荡。终于，她脑海中还是不由自主地逐渐浮现出了最后那句话：

“天空和大海，让我远离伤害。大地和火焰，让我得偿所愿。”

没错。

哦！我都做了什么？

脑子一阵劈啪作响后，凯西发现自己站在原地，暴躁地看着大海。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，她已经感觉到了。现在，她能感觉到那些大自然的力量正在逐渐离她而去，中断了和她的联系。

她不再觉得轻盈、自由自在，而是感到跑调的、像静电干扰的刺耳噪声。突然，海面显得比以前更宽阔了，但是看起来并不太友善。她急忙回头朝岸边走去。

当她再次走近那片白色沙滩的时候，内心那种恐惧的感觉渐渐消失了。她心想：白痴，你怕什么？天空和大海真的会倾听你的诉说吗？那些话真的会带来什么后果吗？

现在，她既觉得很尴尬又很生自己的气，她的想象力未免也太丰富了吧！简直可笑。她依旧安然无恙，而这个世界也依然平淡无奇，那些话不过就是几句话而已。

但就在那时，一个移动的身影吸引住她的目光。她心中却对这个突然出现的身影并不感到惊讶。

有事情发生，岸上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
原来是那个红头发的男孩。他从那片刚松林中冲出来，正沿着沙丘的斜坡往下跑。凯西突然变得异常冷静，她急忙跑下码头，在他跑到沙滩时和他迎面相遇了。

那条狗蹦蹦跳跳地跑在他身后，它抬头望着他，好像在说：“这个游戏很好玩，接下来又玩什么？”但是从这个男孩脸上的